

故宫博物院藏

涿拓快雪堂帖



快雪堂法帖

樂善堂珍藏

紫禁城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启功
责任编辑：蔡治淮
封扉设计：

涿拓快雪堂帖

收藏 故宫博物院
序言 王连起
出版 紫禁城出版社（北京故宫博物院内）
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2
版次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 3000册 印张 28
书号 ISBN 7—80047—127—6/J·68
定价 29.8元

《快雪堂法帖》介绍

学习中国书法的必经之路，是临摹研习前代书法家的法书名帖。但过去这些名帖，不是收在皇家内府，就是藏于爱好者个人，不要说对照临写，就是看上一眼的机会也不多。在没有影印技术的古代，广大的学书者，只能从碑、特别是刻帖的拓本上取法，因此，从北宋开始，官私刻帖便成为风气。明、清之际，此风益甚，著名者有《停云馆帖》、《馀清斋帖》、《真赏斋帖》、《戏鸿堂帖》、《秋碧堂帖》、《三希堂帖》等等。这其中，刻于明、清之际的《快雪堂帖》是颇受人重视的，论者谓其选、刻俱精，评价在董其昌刻的《戏鸿堂帖》和乾隆御刻的《三希堂帖》之上。但是，此帖传拓较少，印本解放前只出过一种，并且是缩小的石印本，原石也不能像《三希堂帖》那样使人轻易看到。所以，近年来人们对此帖的了解，也就越来越少。今天，紫禁城出版社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快雪堂法帖》『涿拓』本影印出版，对于广大的书法爱好者和研究者，无疑是值得欢迎的。

《快雪堂法帖》五卷。涿州冯铨选辑，宛陵刘光暘摹刻，没有刻石年月。王献之《洛神赋》十三行后有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冯铨跋，摹刻的时间或开始于此后不久。

冯铨，字振鹭，一字伯衡，号鹿庵，涿州人。明万历癸丑（1613年）进士，天启（1621～1627年）中

官文渊阁大学士，兼户部尚书，因谄附魏忠贤党后被罢官。入清，官至弘文院大学士、礼部尚书。冯氏明清两朝都曾官居高位，家中收藏颇富，从《快雪》上石的帖看，他确实收藏了不少大书法家的真迹。刻手刘光旸，字雨若，安徽宣城人。清初曾为鸿胪寺序班，为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刻帖名家。曾自刻《翰香馆帖》十二卷，又曾为卞永誉刻《式古堂帖》十卷，《快雪堂帖》之所以名重艺林，有相当部分原因是他的铁笔传神。

此帖冯氏刻于原郡涿州，后因子孙不能守，质于州库，州牧福建人黄可润购之运回福建，后来，福建总督杨景素又将帖石购得，进奉内府，时在乾隆己亥（1779年）。乾隆皇帝为之建快雪堂于北海北岸，将石嵌于两廊——即后来的松坡图书馆。又将原刻中的三块木板改刻于石，并作《快雪堂记》以记之。这样，此帖的拓本就有了三种：『涿拓』、『建拓』和『内拓』。『涿拓』因早于『建拓』和『内拓』，所以最为名贵。『建拓』较少，亦不易得。『内拓』最多，拓工亦精，用御制墨，乌黑光亮，但因有的帖石已经漫漶，字口有不少损伤，又经易石重刻三版，所以远逊于『涿拓』。上面谈到的石印本，就是『内拓』本。今见新影印本，虽系原大，但却是近拓，较『内拓』本，诸小字帖已看不到此刻的昔日风采，很多字显得细瘦甚至模糊不清，确实有些『失真』了。但这不能归责于当日的选帖（《快雪》选帖的真伪问题，笔者另有专论），而是由于原石字口的残损。故宫所藏的这个『涿拓本』，是未曾出过清内府的乾隆皇帝『乐善堂』的旧藏。

《快雪堂法帖》，从王羲之至赵孟頫，凡二十一家七十九帖，其中有很多帖是直接求真迹上勾摹出来的。

有些帖虽非摹自墨迹原件，但也是摹自宋帖宋拓善本，再加上刻手刘光暘技艺高超，摹、刻皆精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帖的笔锋神髓。有些帖真可谓下真迹一等，即便是再翻的帖，如米芾的《与司勋书》、《与门下仆射书》、《与左丞书》等，亦给人以神彩奕奕、真气盎然的感觉，所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。但前代评此帖者如欧阳辅等，只是笼统地说『大半由真迹摹出』，并没有具体指出究竟哪些帖是真迹摹出，哪些帖是墨迹上石，哪些帖是宋拓善本的再翻，以及墨迹同刻本的比较等，都没有详谈。本文借《快雪》逐拓本印行的机会，就这些问题，试作一简单探索和介绍，重点侧重于墨迹上石特别是真迹上石的部分。

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，行书，墨迹上石。原帖纸本，质底已颇昏暗而不易看清，但《快雪》此刻从字的间架结构，到运笔的点画转折，以至行距章法，勾勒得分毫不差。《快雪》上石前，章藻《墨池堂帖》曾经上石。《快雪》上石后，《三希堂法帖》作为压卷也曾刻出，但三帖相比较，《快雪》此帖，远较那两帖之刻为优。如今墨迹早已有影印，两相对照，更可以领略到刘雨若的铁笔技艺的高超。

《快雪时晴帖》据米芾《书史》记载，苏舜钦家当时曾有三本，米芾自己就得到其中的一本，刻入《宝晋斋帖》中。今《快雪》上石的这一本，从其笔画的转折特别是牵丝带笔处可以看出，是勾填的古摹本，曾经入宋元内府。元仁宗在延祐五年（1318年）曾命赵孟頫、刘赓、护都沓儿分别题跋。其中以赵孟頫跋小楷六行最为精采，《快雪》亦将其勾勒上石，摹刻也是极精的。墨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除《快雪时晴帖》外，王羲之帖中还有《乐毅论》是墨迹上石，其它则都是帖翻帖了。其中《晚复帖》、《自慰帖》、《极寒帖》、《建安帖》、《追寻帖》、《秋中帖》，是从《大观帖》中摹出来的，冯铨藏有《大观帖》的宋拓善本，据翁方纲云，至清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年）时尚在冯铨四世孙冯焜之手。

《乐毅论》，小楷书，墨迹上石。据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二记载，认为是：『正书第一，梁世模出』。在褚遂良撰的《右军书目》中，也被列为正书五卷的第一。传世有很多刻本。《快雪》此刻，当然不是『梁世模出』本，也不如那些古拓本『浑穆』，但笔法却能看得清楚。而且结体工稳，笔画舒展，匀称秀逸，便于临写。所以《快雪》一经上石，很快就有了翻刻本，可见其令人宝爱的程度。墨迹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名之曰《宋人摹褚遂良乐毅论》，后面有宋人张枋一跋，帖上有绍兴印玺、米芾、贾似道等藏印。现为册装，十六页，每行约八、九字，从其经过剪接来看，当初是为了冒充古本泯灭一些马脚而搞的。但从书体上看，是无论如何也『古』不了的。因为从用笔到结体，都极似所谓赵孟頫款的《汲黯传》和俞和的小楷书，验其后面的张枋跋及宋人藏印，也都是伪品，因此可以说这是元人之书。指出这些，丝毫也不影响此帖的艺术价值，因为《快雪》所刻此帖在所有的《乐毅论》刻本中，是最能见笔致的。

在王献之、王洽、王廙三人帖中，除献之第二个《洛神赋》是从墨本摹出外，其他诸帖也都是取自拓本，其中王献之《节过帖》、《承姑帖》、《廿九日帖》，王洽《不孝帖》、《承问帖》，王廙《祥除帖》、《昨表帖》是

从《大观帖》和《绛帖》中摹出的。

《洛神赋》十三行，小楷书。《快雪》刻了两本，有柳跋的近于玄晏斋本，另一本则是根据墨迹上石。清顾复《平生壮观》曾著录两种，云：都是摹本。王献之《洛神赋》何以剩十三行，元赵孟頫《松雪斋集》曾有一段记载，云：绍兴间先得九行（百）七十字，贾似道时又得四行七十四字。延祐庚申（1320年）归赵孟頫收藏。这大概是关于十三行形成的最清楚的原因记载了。但赵氏同时又记，一本《十三行》他是『屡尝细观』的，认为『是唐人临写，后有柳公权跋两行』，而且在宋人汇帖中也有了十三行之目。柳跋本很多帖都曾经刻过，但面貌又不尽相同，绝不是一个底本，《快雪》刻的第一种，即属于这一类。

褚遂良临《兰亭序》，墨迹上石，原帖绢本，今已不知下落。孙承泽《闲者轩帖考》曾经记载，后入清内府，著录于《石渠宝笈续编》。这是又一种『领字从山』本，其前面加了一段『兰亭序正本第十九，洛阳官赐高士廉』云云，所谓唐太宗题。此则是要表明，比传世的配有米跋的『领字从山』『黄绢本』还要嫡出，但实际上是更见蛇足。

欧阳询《卜商帖》、《张翰帖》，行楷书，墨迹上石。原帖纸本，本幅上皆无名款，后纸有无款瘦金书云『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张翰帖，笔法险劲，猛锐长驱，智永亦复避锋。鸡林尝遣使求询书，高祖闻而叹曰：询之书名远播四夷。晚季笔力益刚劲，有执法庭争之风，孤峰崛起，四面削成，非虚誉也！』似宋徽宗早年

书，对欧书评价颇为中肯，可惜《快雪》未刻，特录出。细验此帖原迹，也是摹本，但从纸地墨色看，应是唐摹善本，《快雪》此帖，经刘光旸摹刻，欧书的瘦硬险劲，笔势挺拔都能体现出来。《卜商帖》有六七字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模糊，《张翰帖》也坏了一两字，在拓本上都有真实反映。此二帖原曾同装为册，入清内府后集入《法书大观》册中，《三希堂》帖亦曾上石。历经《宣和书谱》、《大观录》、《墨缘汇观》等书著录，墨迹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徐浩《朱巨川告身》，行书，墨迹上石。帖本身并无书者名款，历代都当作徐浩书，是屡见著录、流传有绪的名迹。后面还有鲜于枢、张斯立、张晏、董其昌题跋，冯氏只刻了鲜于枢和董其昌跋，二跋虽非正帖，却是名书家的真迹。《快雪堂》上石前亦曾刻入《戏鸿堂帖》，之后毕沅又摹入《经训堂帖》，比较可知，都不如《快雪》之刻精采。此墨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有影印本。

柳公权《蒙诏帖》，行草书，墨迹上石。原件纸本，七行，帖上收藏印记自南宋绍兴御玺至元明清著名收藏家如赵孟頫、乔篴成、张绅、韩世能、韩逢禧、安仪周等甚多。明清书画著录如《东图玄览》、《真迹目录》、《墨缘汇观》等书都曾著录。入清内府亦集入《法书大观》册中，并刻入《三希堂帖》。又是传世柳书中惟一的墨迹，所以历来被人重视。此帖前半数行笔意奔放，气势雄畅，后几行则松懈薄弱了，同阁帖所刻诸柳书比较，笔法也不相类，但行笔自然，且多燥笔，不是勾填本。宋拓《兰亭序帖》中有柳书《紫

《丝鞋帖》文句较全，又多『远寄紫丝鞋一量，不但惭愧、敬空』一行，为行楷书，虽笔画转折显得僵硬呆滞，当系翻本，但还可见柳书的用笔和结构。《蒙诏帖》或从此节临出来。因其中多自运，所以虽失些柳书意味，但却自然流畅得多。此帖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颜真卿《蔡明远帖》、《邹游帖》、《虚八仓帖》、《奉辞帖》、《寒食帖》都是从宋拓《绛帖》中翻出的，惟《鹿脯帖》是墨迹上石。《鹿脯帖》曾刻入《戏鸿堂帖》中，从刻本上看，虽非真迹，却要比那些一再翻刻的帖自然生动得多。《快雪》『内拓』本因将这原刻的木板改刻于石，那精神和面貌就远逊于这『涿拓』本了。原件已经不知下落。

怀素《高坐帖》、高闲《此斋帖》、《正嘉帖》、李建中《与司封诗翰》亦是《绛帖》翻出，其中李建中一帖，虽因翻了再翻，精神已失，锋棱也无，但李西台书的结体和用笔规模还依稀可见，原底应是真迹。

宋高宗《毛诗唐风帖》墨迹上石。冯氏初刻并无书者名款，帖石入清内府后，加上了『宋高宗书』小标题。《毛诗》墨迹传世多种，基本上都称为宋高宗赵构书，并大都同所谓的马和之画相配装卷。以《唐风》为例，现知传世墨迹就有三卷。这些《毛诗》虽然书法艺术有高下之别，书体却确实都是学宋高宗的。宋高宗书曾先后学过黄庭坚、米芾，后来又专师二王父子，但面貌却颇类智永。其结体工稳，笔力厚重，有很深的功力和很高的艺术造诣。而所见各种《毛诗》，则多显用笔尖薄而欠醇厚，没有高宗书的高华凝重和深

沈圆润，而且有的《毛诗》中还有避高宗及以后南宋帝讳的，可见这大批的《毛诗》法书，不是高宗而是宋代御书院的人所写。这其中也不乏书艺高超者，如《快雪》所刻的这个《唐风》，就有相当的功力和水平，所以前人多以高宗书目之。《戏鸿堂帖》曾经节刻过一部分，《快雪堂帖》则全部摹出，人们因此可见全貌。其笔致风神，也比《戏鸿堂帖》好得多。

《快雪堂法帖》共刻苏轼书七帖，从拓本上看，基本上都是从墨迹上摹出的，其中《人来得书帖》、《新岁展庆帖》、《与廷平郭君书》是东坡真迹。

《人来得书帖》、《新岁展庆帖》，行书。原帖均为纸本，都是给他的好友陈慥（季常）的书札。从《东坡集》中《岐亭五首序》一文可知，他在黄州四年，三去看季常，而季常七来看他，「盖相从百余日也」，此二札大约都是在黄州时写的。

苏东坡为宋四家之首，才气英迈，曾遍学羲献父子、王僧虔、徐浩、李邕、颜真卿、杨凝式等晋唐名家而又能『自出新意』。其书体势略呈欹侧而姿态横生，笔圆墨酣近肥却棉里裹铁，其用笔结字和章法安排，又极讲究精到。以《人来得书帖》、《新岁展庆帖》为例，可以看出，东坡作书是非常认真的，虽是书札，写得潇洒自如，天真漫然，但每一字的入笔收笔，牵丝映带，又交待得极分明有致，甚至一字写毕，牵丝连第二字时，发现笔落的地方，对通篇章法不太协调，便重提笔选地再写下一字，这在《新岁展庆帖》中

可以找到，在他的另一名迹《黄州寒食诗》也能找到。岳珂在《宝真斋法书赞》中记载，他曾见到过东坡一封信有好几份，而且都是真迹，说明他在自认为写得不好时，就重写以至再写。这是何等认真的态度！二帖都收入《法书大观》册中，并曾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卷十。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《与廷平郭君书》，行书。真迹，原件纸本，十一行，为《宋贤牋牍册》中的一幅。《独醒杂志》有东坡与山谷论书一则，云：『东坡曰：『鲁直近字虽清劲，而笔势有时太瘦，几如树梢挂蛇』。山谷曰：『公之字固不敢轻议，然间觉褊浅，亦甚似石压虾蟆』。二公大笑。』虽近逸事笑谈，但苏黄书病，却颇能道及而且中肯。此帖则笔法精妙，结体端庄，笔圆墨润，神态安祥，断无此病。原迹纸有些疲损，略伤墨气，但仍是东坡书札中的精品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《天际乌云帖》，行书。曾有数本流传，元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四记有一本，明汪珂玉《珊瑚网》、清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是另一本，《快雪》上石的这一本墨迹则见于吴升《大观录》，从《式古》等书小注可知，还有另外一本。清翁方纲得到一本，曾经影印，翁氏曾为之撰《天际乌云帖考》，并以之署斋号，但明显可见是伪帖，水平还不如《快雪》本。究竟苏书真迹《天际乌云帖》今天是否存世，已经无法知晓了。《快雪》本墨迹今也已经不知下落。

《登临览观帖》、《墨戏帖》、《苦雾帖》，墨迹今已无存。此三帖，意气纵横，结体故作险奇，行笔迅急

草率，入笔收笔处，全无含蓄精致可言，似金人学苏又学米者的书体，亦有相当的艺术水平，只不过笔性面貌离苏书太远些了。此帖原系木板刻，入清内府后改刻于石。

蔡襄《持书帖》，真迹，原件纸本，行书书札一通，曾著录于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、《墨缘汇观》等书，入清内府集入《法书大观》册中。蔡襄书功力深厚，结体端丽严谨，用笔讲究精到，既持重稳健而又姿媚娟秀。欧阳修和苏轼对他评价都很高，又是宋四家中唯一能写工楷的。此帖行笔时有贼毫，更让人见运笔之妙。《快雪》上石时，将有的字如「感」、「闻」等贼毫细丝也维妙维肖地刻出，极大地再现了此帖的笔意神态。此帖《三希堂法帖》亦曾刻石。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蔡襄《别已经年帖》（或称《十一月帖》、《与知郡司门书》），行草书。墨迹纸本，亦是应酬类信札。秃笔所书，挥洒狼籍，环绕纵横，通篇章法安排也不错，有相当的艺术水平。但与蔡襄书笔性不合，蔡书牵丝连绵处粗细轻重有明显区别，劲健而轻灵，虽结体端庄似颜但精致有修饰美。此帖则放纵任意，入笔、收笔、牵丝、挑勾都不讲究。署款一个「襄」字，应为名「襄」的另外一人。此帖原件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黄庭坚《寄岳云三言诗帖》，行楷书。从拓本上看，可知是墨迹上石，而且是黄书真迹。山谷书，后人因其字笔画伸展认为是学《瘞鹤铭》。仔细研究他的存世真迹，可以看出，他的字体势有些似《瘞鹤铭》，但只是暗合，并非有意临学。倒是他自己道出了学书的师承和特点：「初以周越为师，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。」

晚年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，乃得古人笔意。其后又得张长史、僧怀素、高闲墨迹，乃窥笔法之妙。《传世山谷的行书和草书，确实能看出这些脉络。行楷则从颜柳取法，特别是大字，中宫紧收，而以动宕之笔伸发展开，撇、捺特长，体势舒展，矫健纵逸，时露欹偃不平之气，有时失之于过分伸腿挂脚，不够含蓄虚婉。这种峻拔跌宕、激励起伏的风格特点，东坡也有，米芾更甚，或是时代使然。但山谷也有既圆劲飞动，又潇洒飘逸，而且并不剑拔弩张和故作姿态的书法作品。这就是本帖和《华严小疏》这类的字。今此帖墨迹已不知下落。

黄庭坚《惟请道人帖》，墨迹上石，真迹，小行书书札一通，原迹纸本，亦为《法书大观》册中一帖。山谷书结体师柳公权，须大字始能尽其笔势，但也只有大字才常带出战制和强作顿挫的笔病。此帖笔力劲健，遒紧俊逸，是黄字小行书的代表作，亦曾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。墨迹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吴琚《寿父帖》，行草书。墨迹上石，真迹，纸本。吴琚书学米芾，不越雷池一步，颇有功力和姿致，不同于南宋和金学米书而流于狂怪者，不失为南宋一家。此帖曾经安岐收藏，安氏云：『初视之，以为米书，见款，始知为云壑得意书』。说明吴氏学米，已经到了乱真的地步了。但以此帖同米书比，其区别还是明显的，这就是包世臣所说的：『凡得名迹，一望而知何家者，字字察其用笔结体之故，或取唐意，或守晋法，而通篇归于本家者，真迹也。一望而知为何家之书，细求以本家所习前人法而不见者，仿书也』。米芾书的

『出新意』是从『集古字』中来的，而吴琚书中只能看见米氏一家。再者，米芾书纵肆奇险，笔势凌厉，这是任何临仿者做不到的，结体还可以学得貌似，但笔画却不能也不敢那样任意。以此帖为例，笔笔都不是险峻凌厉，而是婉转柔润的。点画使转，牵丝连绵处，也精致刻意而又灵活虚婉，有吴琚自己的笔性，是吴琚书的精品。亦为《法书大观》册中的一帖，并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卷十七。

张即之《上问帖》，行草书。墨迹上石，真迹，原件纸本尺牍一则，为《宋人法书》册中一帖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张即之书，功力极深厚，然有习气。所见以写经为多，虽首尾功力不懈，但千篇一律，燥露怒张。被虞集斥为『曲折生柴之态』、『恶谬之甚』。但此帖点画精妙，行笔安祥，笔圆墨润，自然流畅，毫无刻露浮躁之气，颇具蕴藉含蓄之风，可一洗对其书的偏见成见。为张即之书的上等精品。

薛绍彭《伯充帖》，草书。墨迹上石，真迹为纸本，尺牍一则，是《宋十二名家法书册》中的一帖。薛绍彭，在宋代书家中可称山阴正脉，有些薛字去掉款识，简直可以杂入晋人帖中，功力是极深的。但宋人尚变，薛书并不为当时人所重，有的人知道他的名字，是因传定武兰亭原刻被他损坏了五字，因而有了所谓的『五字损本』和『五字不损本』。他的字，正如王世贞所说：『结法内摩，锋藏不露，而古意时溢毫素间，不作倾险浮气态』。从本帖看确实是极尽笔锋的使转变化而法度自随，笔画酣畅，章法严谨，有晋唐人风致，

艺术水平是很高的。薛氏还是收藏家和鉴赏家，这都与米芾相同，所以，王右军、颜鲁公都难逃米氏讥贬，但对这位薛道祖，米却云：『世言米薛或薛米，犹言弟兄与兄弟』，是很推崇的。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《快雪堂法帖》所刻米书之多，仅次于王羲之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真迹，只有小楷《九歌》原本无款，结体不稳，笔弱气虚，非元章书，董其昌认为是蔡京书。小行书《丹青引》是明显的伪品。小楷《燕然山铭》则系从宋拓《群玉堂帖》翻出的。行书《与门下仆射书》、《与左丞书》二、《内翰帖》、《腊雪帖》是来自《绍兴米帖》。冯铨藏有《绍兴米帖》的宋拓善本，其第九卷现藏于上海文管会。《快雪》中的米书虽系翻刻，但一因原底如王文治所说『神采焕发，与真迹几于无别』；二是刘光弼摹刻极精，故米书的风神及点画特点，最大限度地保存下来了。这是其他汇帖翻刻米书所无法比拟的。这几通书札，虽系翻刻，但从拓本上完全可以看出，原底墨迹都是真迹。

《提刑殿院帖》，行书，墨迹上石。真迹纸本，尺牍一则，是一件屡见著录的法书名迹。《吴氏书画记》、《平生壮观》、《大观录》、《墨缘汇观》等书都曾著录，亦为《法书大观》册中的一帖，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十五卷中。

此帖笔法老劲，雄畅纵逸。粗看似不经意，细审则笔笔精到，应当是较晚年（五十岁后）的用心之作。墨迹十行，因字大行高，《快雪》上石时重新拼行。帖后还有冯铨跋一段未刻。原迹现藏故宫博物院。

《复官帖》，行书，墨迹上石。真迹纸本，现同《珊瑚帖》同装为一册，后有其子米友仁等跋。从内容可知是遭斥降官、回家一年后询问何时可以《复官》的书札，也是晚年之笔。其书雄放纵逸，笔力深厚，虽是随意挥洒，变化极多，但意在笔先，笔到法随。写到后来，因纸的关系，字忽然变小，而欹侧纵逸有加，可谓得心应手，锋开八面了。但险中得夷，每一字重心又都是稳妥的。《快雪》所刻此帖，牵丝、飞白、蟹爪及点画的变化，入笔的轻重，结体的险奇，都极准确生动地摹刻出来，真可谓下真迹一等了。在人们不能看到真迹原件的情况下，有这样好的拓本来玩味米书笔法，确实是可贵的。

《珊瑚帖》，行书，墨迹上石。真迹纸本，谈所获见名画及珊瑚笔架事。此帖信笔写来，至得意处笔势凌厉飞动，字的大小变化很大，中间又恐文字不能达意，竟在文中随笔画出一个带座的珊瑚笔架，旁书《金座》二字，并书七言诗一首。这恐怕是存世唯一的米芾画真迹了！《快雪》上石时，《珊瑚》及《金座》二字未刻。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，杨景素将《快雪堂帖》原石进奉内府时，此帖为木版，《当日蒙恩预名表》一句中的《预》字，被改成了《题》字。有些专家认为这是进内府后乾隆皇帝让改的，但从清内府易木为石后的一个拓本上乾隆题诗《石刻因何木补为？其间委曲率难知》，及其间注释《木版米帖内「当日蒙恩预名表」《预》字讹《题》，今改之》可知，《题名表》不是进内府后所改，而是原石因捶拓残损后改木版时所改的。此《涿拓》本上还是《预》字，因此何时改为《题》字，还有待研究。裴景福《壮陶阁书画录》著录《珊